



抱瓮老入辑

今古
奇觀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今古
奇觀

抱瓮老人辑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今古奇观

抱翁老人 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5插页 490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平装） 1—5000（精装）

ISBN—7—5354—0481—2 / I·413

ISBN 7—5354—0482—0 / I·414

定价：6.80元（平装）

定价：8.40元（精装）

序

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等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辘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优人黄绶、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

迄于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夔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专门。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

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欹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

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

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位？余拟拔其元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

得我心，选刻四十种，名为《今古奇观》。

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保，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其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史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吞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

姑苏松禅老人题

目 录

- | | | |
|-----|----------|-----|
| 卷一 |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 1 |
| 卷二 |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 9 |
| 卷三 | 滕大尹鬼断家私 | 20 |
| 卷四 | 裴晋公义还原配 | 33 |
| 卷五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40 |
| 卷六 | 李滴仙醉草吓蛮书 | 51 |
| 卷七 | 卖油郎独占花魁 | 61 |
| 卷八 | 灌园叟晚逢仙女 | 87 |
| 卷九 |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 102 |
| 卷十 |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 116 |
| 卷十一 | 吴保安弃家赎友 | 128 |
| 卷十二 | 羊角哀舍命全交 | 137 |
| 卷十三 |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142 |
| 卷十四 |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 162 |
| 卷十五 |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 176 |
| 卷十六 | 李沂公穷邸遇侠客 | 195 |
| 卷十七 | 苏小妹三难新郎 | 214 |
| 卷十八 | 刘元普双生贵子 | 223 |
| 卷十九 |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 241 |
| 卷二十 |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 249 |
| 卷廿一 | 老门生三世报恩 | 256 |
| 卷廿二 | 钝秀才一朝交泰 | 264 |

卷廿三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72
卷廿四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95
卷廿五	徐老仆义愤成家	310
卷廿六	蔡小姐忍辱报仇	324
卷廿七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342
卷廿八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357
卷廿九	怀私怨狠仆告主	373
卷三十	念亲恩孝女藏儿	386
卷卅一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396
卷卅二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404
卷卅三	唐解元玩世出奇	412
卷卅四	女秀才移花接木	420
卷卅五	王娇鸾百年长恨	438
卷卅六	十三郎五岁朝天	452
卷卅七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464
卷卅八	赵县君乔送黄柑子	476
卷卅九	夸妙术丹客提金	491
卷四十	逞钱多白丁横带	502

卷一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箕诗。

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听在下所说的分割。第一句说“紫荆枝下还家日”：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从小同居合爨，长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并无闲言。惟第三的年小，随着哥嫂过日，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恃着自己有些妆奁，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钱，不动私秤，便私房要吃些东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

“公堂钱库田产，都是伯伯们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里，你是暗里，用一说十，用十说百，那里晓得。目今虽说同居，到底有个散场，若还家道消乏下来，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说不如早早分析。将财产三分拨开，各人自去营运不好么？”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认为有理，便央亲戚对哥哥说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时不肯，被田三夫妻内外连连催逼，只得依允。将所有房屋钱谷之类，三分拨开，分毫不多。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积祖传下，极其茂盛。既要析居，这树归着那一个？可惜正在开花之际，也说不得了。田大至公无私，议将此树斫倒，将粗本分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余零枝碎叶，论秤分开。商议已妥，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田大唤了两个兄弟，同去砍树，到得树下看时，已枝枯叶萎，全无生气。田大把手一推，其树应声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树大哭，两个兄弟道：“此树值得什么，兄长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树也，想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爷合母，比如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闻哥哥此言，至情感动，可以人而不如树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愿依旧同居合爨。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

出来看时，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欢喜，惟三嫂不愿，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两个哥哥再三劝住。三嫂羞惭还房，自缢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这话搁过不提。

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枯枝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熳。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各人嗟讶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诗为证：

紫荆花下说三田，人合人离花亦然；

同气连枝原不解，家中莫听妇人言。

第二句说“花萼楼中合被时”：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所建。玄宗皇帝，原是唐家宗室，因为韦氏乱政，武三思专权，明皇起兵诛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时号五王，明皇友爱甚笃，起一座大楼，取诗经棠棣之义，名曰“花萼”，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又制成大幔，名为五王帐。帐中长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有诗为证：

羯鼓频敲玉笛催，朱楼宴罢夕阳微；

官人秉烛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归。

第四句说“千秋羞咏豆其诗”：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篡汉称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聪明绝世，操生平极其宠爱，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曹丕衔其旧恨，欲寻事故杀之。一日召子建问曰：“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后人^有诗为证：

从来宠贵起疑猜，七步诗成亦可危；

堪叹釜其仇未已，六朝骨肉尽诛夷。

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个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说话，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正是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这故事出在东汉明帝年间，那时天下安定，万民乐业，朝有梧桐之鸣，野无谷驹之叹。原来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悌，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十封荐书。若是举了孝廉之时，不知多少人去钻营，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虽有曾子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只是汉朝法度甚妙，但是举过其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资格，骤然升擢，连举主俱纪录受赏；若所举不得其人，后日或贪财坏法，轻则罪黜，重则抄没，连举主一同受罪。那荐人的，与所荐之人，休戚相关，不敢胡乱。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肃，不在话下。

且说会稽郡阳羨县，有一人姓许名武，字长文，十五岁上，父母俱亡，虽然遗下些田产童仆，奈门户单微，无人帮助，更兼有两个兄弟，一名许晏，年方九岁；一名许普，年方七岁，都是幼小无知，终日赶着哥哥啼哭。那许武日则躬率童仆耕田种圃，夜则挑灯读书。但是耕种时，二弟虽未胜耨锄，必使从旁观看；但是读书时，把两个小兄弟坐于案旁，将句读亲口传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默启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厉色相加。他室中只用铺陈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数年，二弟俱已长成，家事亦渐丰盛。有人劝许武娶妻，许武答道：“若娶妻，便当与二弟别居，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昼则同耕，夜则同读；食必同器，宿必同床。乡里传出个大名，都称为孝悌许武，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

阳羨许季长，耕读昼夜忙；

教诲二弟俱成行，不是兄长是父娘。

时州牧郡守俱闻其名，交章荐举，朝廷征为议郎，下诏会稽郡。太守奉旨，檄下县令，刻日劝驾，许武迫于君命，料难推阻，吩咐两个兄弟：“在家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之时，不可怠惰废业，有负先人遗训。”又嘱咐奴仆：“俱要小心安分，听两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护家业。”嘱咐已毕，收拾行装，不用官府车辆，自己雇了脚力登车，只带一个童儿，

望长安进发。不一日到京，朝见受职。长安城中，闻得孝悌许武之名，争来拜访识荆，此是望重朝廷，名闻四野。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娶妻，多欲以女妻之者。许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为兄之道。况我家世代耕读，侥幸备员朝署，便与缙绅大家为婚，那女子自恃家门，未免骄贵之气，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人家贫贱女子，妯娌之间，怎生相处。从来兄弟不睦，多因妇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渐也。”腹中虽如此踌躇，却是说不出的话，只得权辞以对，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众人闻之，愈加敬重。况许武精于经术，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决，往往来请教他。他引古证今，议论悉中款要。但是许武所议，众人皆以为确不可易，公卿倚之为重。不数年间，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忽一日思二弟在家，力学多年，不见州郡荐举，诚恐怠荒失业，意欲回家省视，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圣代，致位通显，未谋报称，敢图暇逸！古语有云：“人生百行，孝悌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学业未立；臣三十未娶。五伦之中，乃缺其二。愿赐臣假，暂归乡里。倘念臣犬马之力，尚可鞭笞，奔驰有日。

天子览奏，准给假暂归，命乘传衣锦还乡，复赐黄金二百斤，为婚礼之费。许武谢恩辞朝，百官于郊外送行。正是：

报道锦衣归故里，争夸白屋出公卿。

许武既归，省视先茔已毕，便乃纳还官诰，只推有病，不愿为官。过了些时，从容召二弟至前，询其学业之进退。许晏、许普应答如流，理明词畅，许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数，比前恢廓数倍，皆二弟勤俭之所积也。武于是遍访里中良家女子，先与两个兄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续又与二弟婚配。约莫数月，忽然对二弟说道：“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今吾与汝皆已娶妇，田产不薄，理宜各立门户。二弟唯唯惟命。乃择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过，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仆至前，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割，首取广宇自予，说道：“吾位为贵臣，门宜桀戟体面，不可不肃。汝辈力田耕作，竹庐茅舍足矣。”又阅田地之籍，凡良田悉归之己，将饶薄者量给二弟，说道：“我宾客众盛，交游日

广，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辈数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无冻馁，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说道：“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汝辈合力耕作，正须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馈食足矣，不须多人，费汝衣食也。”众父老一向知许武是个孝悌之人，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两个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无谦让之心，大有欺凌之意。众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几个刚直老人，气忿不过，竟自去了。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句公道话，与两个小兄弟做个主张；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里捏手捏脚，教他莫说，以此罢了。那教他莫说的，也有些见识，他道：“富贵的人，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肚肠。许武已做了显官，比不得当初了，常言道‘疏不间亲’，你我终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劝，料未必听从，枉费了唇舌，倒挑拨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恼这闲气做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争论，等他争论时节，我们替他做个主张，却不是好？”正是：“事非干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强言。”

原来许晏、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知书达礼，全以孝悌为重，见哥哥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许武分拨已定，众人皆散。许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晏、许普，各住一边，每日率领家奴下田耕种，暇则读书，时时将疑义叩问哥哥，以此为常。妯娌之间，也学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从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许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弟，私下议论道：“许武是个假孝廉，许晏、许普才是个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违拗，岂不是孝？他又重义轻财，任分多分少，全不争论，岂不是廉？”起初里中传个好名，叫做孝悌许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悌许家，把许晏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那汉朝清议极重，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

假孝廉，做官员，真孝廉，出口钱；假孝廉，据高轩，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富田园，真孝廉，执锄镰；真为玉，假为瓦，瓦登厦，玉抛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时明帝即位，下诏求贤，令有司访问笃行有学之士，登门礼聘，传驿至京。诏书到会稽郡，郡守分谕各县。县令平昔已知许晏许普

让产不争之事，又值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行过其兄，就把二人申报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一同举荐。县令亲到其门，下车投谒，手捧玄纁束帛，备陈天子求贤之意。许晏许普谦让不已。许武道：“幼学壮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辞。”二人只得应诏，别了哥嫂，乘船到了长安，朝见天子，拜舞已毕，天子金口玉言问道：“卿是许武之弟乎？”晏普叩头应是。天子又道：“闻卿家有孝悌之名，卿之廉让，有过于兄，朕心嘉悦。”晏普叩头道：“圣运



龙兴，辟门访落，此乃帝王盛典，郡县不以臣晏臣普为不肖，有涵圣聪。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训，兢兢自守，耕耘诵读之外，别无他长。臣等不能及兄武之万一。”天子闻对，嘉其谦德，即日俱拜为内史。不五年间，皆至九卿之位。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满朝称为廉让。忽一日，许武致家书于二弟，二弟拆开看之，书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极荣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无出类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贤路。

晏普得书，即日同上疏辞官，天子不许，疏三上，天子问宰相宋均道：“许晏许普，壮年入仕，备位九卿，待之不薄，今屡屡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许武久居林下，而晏普并驾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许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诚，陛下不若姑从所请，以遂其高，异日更下诏征之；或仿先朝故事，就近与一大郡，以展其未尽之才，因使

便道归省。则陛下好贤之诚，与晏普友爱之意，两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许晏为丹阳郡太守，许普为吴郡太守，各赐黄金二十斤，宽假三月，以尽兄弟之情。许晏许普谢恩辞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长亭相饯而别。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阳羨，拜见了哥哥，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出。许武道：“这是皇上恩赐黄金，各自收去。”次日，许武备下三牲祭礼，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莹拜奠毕了。随即设宴，遍召里中父老。许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虽然他不以富贵骄人，自然声势赫奕，闻他呼唤，那个敢不来。况且加个请字。那时众父老来得愈加整齐。许武手捧酒卮，亲自劝酒。众父老道：“长文公与三哥三哥接风之酒，老汉辈安敢僭先？”此时风俗淳厚，乡党序齿，许武出仕已久，还叫一句“长文公”，那两个兄弟又下一辈了，虽是九卿之贵，乡尊故旧，依旧称“哥”。许武道：“下官此席，专屈诸乡亲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须满饮三杯，方敢奉闻。”众人被劝，依次饮讫。许武教两个兄弟次第把盏，各尽一杯。众人饮罢，齐声道：“老汉辈承贤昆玉友爱，借花献佛，也要奉敬。”许武等三人，亦各饮讫。众人道：“适才长文公所谕金玉之言，老汉辈拱听已久，愿得下示。”许武叠两个指头，说将出来，言无数句，使听者毛骨耸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鹏，河伯不知海若；

圣贤一段苦心，庸夫岂能测度！

许武当时未曾开口，先流下泪来，吓得众人惊惶无措，两个兄弟慌忙跪下，问道：“哥哥何故悲伤？”许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数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使我作违心之事，冒不韪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乡里，所以流泪。”遂取出一卷册籍，把与众人观看，原来是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众人还未晓其意。许武又道：“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扬名显亲。不想我虚名早著，遂先显达，二弟在家，躬耕力学，不得州郡征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内举不避亲，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说他因兄而得官，误了终身名节，我故倡为析居之议，将大宅良田，强奴健婢，悉据为己有。度吾兄弟素敦爱敬，决不争竞，吾暂冒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让之名。果蒙乡里公评，荣膺征聘，今位列公卿，官方无玷，吾志已遂矣。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岂一人独享？这几年以来，所收米谷布

帛，分毫不敢妄用，尽数开载在那册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为兄的向来心迹，也教众乡尊得知。”众父老到此，方知许武先前析产一片苦心，自愧见识低微，不能窥测。齐声称叹不已。只有许晏许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侥幸得有今日，谁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辈不肖，不能自致青云之上，有累兄长。今日若非兄长自说，弟辈都在梦中。兄长盛德，从古未有。只是弟辈不肖之罪，万分难赎。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应该兄长管业。弟辈衣食自足，不消兄长挂念。”许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颇知生殖，况且宦情已淡，便当老于耕锄，以终天年。二弟年富力强，方司民社，宜资庄产，以终廉节。”晏普又道：“哥哥为弟辈而自污。弟辈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不惟玷辱于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万望哥哥收回册籍，聊减弟辈万一之罪。”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你不收我不受，一齐向前劝道：“贤昆玉所言，都是一般道理，长文公若独得了这田产，就见不到向来成全两位这一段苦心。两位若径受了，又负了令兄长文公这一段美意。依老汉辈愚见，宜作三股均分，无厚无薄，这才见兄友弟恭，各尽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让，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挺身向前，厉声说道：“我等适才处分，甚得正直之道，若再推逊，便是矫情沽誉了。把这册籍拿来，待老汉与你分割。”许武兄弟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凭他主张。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各自管业。中间大宅，仍旧许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狭，以所在粟帛之数补偿，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童婢亦皆分派。众父老都称为公平。许武等三人施礼作谢，邀入正席饮酒，尽欢而散。许武心中终以前番析产之事为歉，欲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以贍乡里。许晏许普闻知，亦各出己产相助。里中人人叹服。又传出几句口号来，道是：

真孝廉，惟许武；谁继之，晏与普；弟不争，兄不取；作义庄，贍乡里，呜呼，孝廉谁可比！

晏普感兄之义，又将朝廷所赐黄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与哥哥会饮。如此三月，假期已满。晏普不忍与哥哥分别，各要纳还官诰，许武再三劝谕，责以大义，二人只得听从，各携妻小赴任。

却说里中父老将许武一门孝悌之事，备细申闻郡县，郡县为之奏闻，圣旨命有司旌表其门，称其里为孝悌里。后来三公九卿，交章奏许武德

行绝伦，不宜逸之田野，累诏起用，许武只不奉诏。有人问其缘故，许武道：“两弟在朝居位之时，吾曾讽以知足知止，若我今日复出应诏，是自食其言了。况近闻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势利相倾，恐非缙绅之福，不如躬耕乐道之为愈耳。”人皆服其高见。再说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节自励，大有政声。后闻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兄弟相约，各将印绶纳还，奔回田里，日奉其兄为山水之游，尽老百年而终。许氏子孙昌茂，累代衣冠不绝，至今称为“孝悌许家”云。后人作歌叹道：

今人兄弟多分产，古人兄弟亦分产；

古人分产成悌名，今日分产但鬻争。

古人自污为孝悌，今日自污争微利；

孝悌名高身并荣，微利相争家共倾。

安得尽居孝悌里，却把阇墙人愧死。

卷二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隲两相扶；

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图。

却说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名唤王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王奉的叫做琼真，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琼英年方十岁，母亲先丧，父亲继没，那王春临终之时，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嘱咐道：“我并无子嗣，止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长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遗妆奁衣饰之类尽数与之，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田庄，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莫负吾言。”嘱罢气绝。殡葬事毕，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与女儿琼真做伴。忽一年元旦，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为玉树。萧雅一脸麻子，眼眶齿肥，好似飞天夜叉模样。一美一丑，相形起来，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那丑陋的越觉黯然无色。况且潘华衣服炫丽，有心卖富，脱一通换一通，那萧雅是老实人家，不以穿着为事。

常言道：“佛是金装，人是衣装。”世人眼孔浅的多，只有皮相，没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个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世，暗暗的颠唇播舌，指点那飞天夜叉之丑。王奉自己也看不过，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萧别驾卒于任所，萧雅奔丧扶柩而回。他是个世家，累代不清官，家无余资。自别驾死后，日渐消索。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想道萧家甚穷，女婿又丑；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调转，谁也不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主意已定，到临嫁之时，将琼真充做侄女嫁与潘家，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都给了他。却将琼英反为己女，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琼英但凭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谁知嫁后，那潘华自恃家富，不习诗书，不务生理，专以嫖赌为事，父亲累训不从，气愤而死。潘华益无顾忌，逐日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不上十年，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寸土俱无。丈人屡次周给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济，结末迫于冻馁，瞒着丈人，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王奉闻知此言，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不许女婿上门。潘华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那萧雅勤苦攻书，后来一举成名，直做到尚书地位，琼英封一品夫人。有诗为证：

目前贫富非为准，久后穷通未可知；

颠倒任君瞞昧坐，鬼神昭鉴定无私。

看官，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只为世人只顾眼前，不思日后，只要损人利己，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还是平日行善为高。今日说一段话来，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这桩故事，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季。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广顺，虽居正统之尊，未就混一之势，四方割据称雄者，还有几处，共是五国三镇。

那五国：周郭威 南汉刘晟 北汉刘旻 南唐李升 蜀孟知祥

那三镇：吴越钱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单说南唐李氏有国，辖下江州地方，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姓石名璧，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丧了夫人，又无儿子，止有八岁亲女月香，和一个养娘随任。那官人为官清正，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又且听讼明决，雪冤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